

人论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
李琛/译

An Essay on Man

第五辑 | 过 阅 读 的 生 活
西 风 译 丛

人们普遍承认，认识自我是哲学探求的最高目标。在哲学各个流派的争论中，这个目标是统一并且不可动摇的。它就像哲学的阿基米德点，是所有思想的固定不变的中心。通过否认和摧毁外部世界的客观确定性，怀疑论者们希望把人类的一切思想重新引到对人类的自我认识这条轨道上。他们宣称认识自我是自我实现的首要条件。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由，我们必须努力挣脱外部世界对我们的束缚。正如蒙田所说：“人类的最大任务就是学会成为自己的主人。”

Ernst Cassirer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
李琛／译

西
风
译
丛

人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论/(德)卡西尔(Cassirer, E.)著;李琛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1

(西风译丛)

ISBN 978-7-80206-816-2

I. 人... II. ①卡... ②李... III. 文化哲学—
研究 IV. 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1833 号

书 名:人论

著 者:(德)恩斯特·卡西尔(Cassirer, E.)

译 者:李 琛

出 版 人:朱 庆

责任编辑:徐 晓 高 迟

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

责任印制:胡 骑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010-67078243(咨询), 6706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86 千字

印 张: 7.37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6-816-2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 序

“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石柱上的一句话。古往今来，人的问题是哲学史上最基本的、最为深奥复杂的一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难题，无数哲人智者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便由对自然的探讨转向了人自己，开始了对人的问题的关注。苏格拉底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拥有理性。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黑夜里，人被淹没在神的阴影之下了，神性取代了人性，人变成神的附庸。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发现了“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指出人是世界的中心，认为人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到了近现代的西方哲学，马克思从社会的角度把人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弗洛伊德突出人原始的性本能；尼采则强调权力意志……至今，关于人的问题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人对自我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对于这个问题，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卡西尔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他看来，人在自我认识方面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虽然科学技术在现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语言、艺术、宗教、科学等近代众多学科的发展给了我们大量的事实，但同时也使问题进一步分裂而变得复杂化。人是如何与这些事实打交道的？各门学科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对我们了解人的问题又有怎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卡西尔在《人论》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细致的分析和解答。

恩斯特·卡西尔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位商人，家境显赫。1892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法律，不久改学文学和哲学。之后又分别在莱布尼茨大学、海德堡大学以及慕尼黑大学研究历史、语言以及科学。在柏林大学期间，他首次接触到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的创始人赫尔曼·科恩（Hermann Cohen）的著作。1896年至1899年，卡西尔在马尔堡大学学习，师从科恩并撰写了关于笛卡尔思想的博士论文。在发表了《近代哲学与科学中的知识问题》之后，卡西尔开始获得国际性的名声。然而，在其职业生涯开始上升之时，反犹太主义渐渐在德国露出苗头。一战爆发后，他受到新建不久的汉堡大学邀请前往讲学。在那里，卡西尔有机会使用沃伯格图书馆的一流资源。1921年，卡西尔发表了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论文，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相对论。爱因斯坦曾到汉堡大学演讲，两人得以见面。他们都有着革命性的思想，在很多观点上不谋而合。爱因斯坦还亲自为卡西尔的著作作序。

在汉堡大学的日子标志着卡西尔从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到探讨艺术、语言、神话和文化世界的重大转变。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其代表作《符号形式的哲学》。1929年春天，卡西尔在一个国际性研讨会上发言，并与一位年轻哲学家进行辩论。这位哲学家便是哲学界刚刚崭露头角的新星马丁·海德格尔，他不久前才刚刚发表《存在与时间》并宣布加入纳粹党。这场著名的辩论——达沃斯之辩（The Davos Encounter）是20世纪哲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是两个哲学世界的激烈碰撞，一方是卡西尔所维护的欧洲人文传统，另一方则是海德格尔所代表的现代现象学的反历史趋向。海德格尔攻击科恩的新康德主义思想并宣扬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而卡西尔十分

绅士地接受了海德格尔的挑战并阐述了自己对康德的新看法。卡西尔说过，反理性的哲学拒斥了自身的根本理论理想和伦理理想，因而可能被政治力量所利用。虽然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哲学观点上截然不同，两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尽管政治局势严峻，卡西尔还是在1929年被推选为汉堡大学校长，成为第一位担任德国大学校长的犹太人。希特勒上台后公布了一条法令，禁止犹太人担任任何官方职务。卡西尔于是移居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教学两年之后前往瑞典的哥德堡大学执教。1935年，卡西尔夫妇加入瑞典国籍。二战爆发后，卡西尔一家离开瑞典前往美国，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此期间，他写了两本英文著作《人论》以及《国家的神话》。1945年，卡西尔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作为一位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深受康德的影响。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等我们借以组织经验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普遍不变的。卡西尔认同康德关于范畴的说法，但认为这些范畴同样会不断的变化。同样，他也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知识，因为后者提出了永恒不变的历史发展范畴。卡西尔继承了康德关于范畴的概念；他认为这些先验的范畴体现在语言、科学、神话等文化符号系统之中。动物凭直觉来感知世界，而人类凭借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来感知实在。除了康德以外，卡西尔的思想还受到赫尔德、洪堡、歌德、莱布尼茨以及维柯的影响。他在哲学上取得的最大成就在于建立了以符号为核心的人类文化哲学体系，这一体系在其长达三卷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在这本著作中，卡西尔深入探究各种文化形式，试图把科学思维与艺术、神话、宗教、语言、历史和科学统一到同一哲学系统中。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世界绝不仅仅是一系列松散无关的事实的简单堆砌，而是一个体系和一个有机的整体。科学、神话等符号系统并不是以实在为图式被动地反应实在，反而是建构实在的图式。例如，作为符号形式之一的艺术绝不仅仅是对一个既定实在的复制，而是引导我们客观地认识事物和人类生活的一

条途径。

在《符号形式的哲学》发表 25 年之后，卡西尔应好友之约用英语写作了《人论》，这本书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该书主要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对他前期思想的总结，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人论》共有十二章，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主要围绕“人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在总结了两千年来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哲学理论之后，作者指出人仍然处在自我认识的危机中。在接下来的几章中，他提出了他自己关于人的定义。与以往把人的本性归结到理性、宗教或者生物学等观点不同，他独树一帜地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比动物多了一个符号的维度，人能制造并且使用符号，从而创造出属人的文化世界。该书下半部分则全面考察了人类世界本身，分析人是如何运用各种不同的符号来创造文化的。在这七章里，作者详尽分析了人类文化现象的方方面面，例如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则是符号的形式，人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化的活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都是符号活动的组成部分，它们代表了人类的各种经验，并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塑造“文化的人”。正是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人才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人的本性不是一种既定的现成事物，而是人自主地创造自我、实现自我的一个过程。

在写作风格方面，卡西尔尽量避免使用生涩的语言，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深入浅出。该书逻辑缜密，脉络清晰，例证丰富，虽然是本哲学著作，但也十分适合哲学初学者和入门者阅读。作者充分吸收利用了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哲学等众多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再加上他自己的独到见解，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充分展现了一位哲学大师的睿智与风采。

卡西尔对亚瑟·派普（Arthur Pap）、马歇尔·厄本（Marshall Ur-

ban) (《语言与实在》一书的作者)、现代符号学美学的代表人物苏珊·朗格 (Susanne Langer) 等学者有着深刻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 卡西尔的思想再次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1993 年, 国际厄内斯特·卡西尔协会创立。在国内,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思想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是, 除了《人论》之外, 卡西尔的众多作品仍鲜有人知, 这位大师留下的丰富遗产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利用。

译 者

2008 年 11 月 8 日



作者序

我最初产生写这本书的想法，是因为我的几位英美好友一再敦促我并迫切要求我出版《符号形式的哲学》的英译本。虽然我本来乐意满足他们的愿望，但在初步的尝试后我发现那是很难实现的，而且，在当前的情况下，完全重复旧作也不合适。对读者来说，阅读一本长达三卷、关于一个生涩抽象的课题的著作，一定极费脑筋。即便从作者自身的角度而言，出版一部自己在二十五年前构思写作的著作也基本上是既不可能又不可取的。自从那本书出版以来，我一直都在继续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我了解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即便是对于旧的问题，我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从而得到新的体会。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决定重新开始写作一本新书。这本书应当比之前的那本简短得多。莱辛说过：“一本大书，就是一种大害”。在写作我的《符号形式的哲学》时，我因为过于专注于课题本身，而忘记或者忽视了这个写作的准则。现在，我越来越倾向于赞同莱辛的格言。在这本书中，我尝试着不去罗列事实或者长篇大论地讨论理论，而是集中探讨在我看来在哲

学上具有特别重要性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论点，从而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表达我的思想。

尽管如此，本书仍然必须讨论各种表面看来似乎完全无关的课题。这样一本探讨心理学、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的问题，由论述神话与宗教、语言与艺术、科学与历史学等章节组成的书很容易被人们攻击为一个由很多毫不相干的异质物组成的拼凑体。我希望，读者在看完这些章节以后会发现这种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我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让读者认识到，本书中所讨论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只围绕着一个主题，这些问题是通向同一个中心的不同路径而已。并且，在我看来，文化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并规定这个中心。

本书的行文方面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弊病，那就是我不得不用一种不是我的母语的语言进行写作。如果没有我的朋友——新泽西州立师范学院詹姆斯·佩蒂格罗维 James Pettegrove 的帮助，我肯定不可能克服这个障碍。他校订了我的全部手稿，并在所有关于语言和文体的问题上给了我善意的指点。此外，我还非常感谢他对本书的主题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建议。

对于这样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不允许作任何通俗化解释的课题，我并不打算写一本“通俗的”书。而另一方面，本书并不仅仅为学者和哲学家而写。人类文化的根本问题涉及到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应该让一般公众有所了解。因此，我力图避免那些过于专业化的解释，并尽可能清楚简洁地表达我的思想。然而，我要预先提醒评论者们，我在该书中所提供的更多的是对我的理论的解释和说明，而并非其论证。如果要更详细地讨论和分析这里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我必须要求他们去查阅我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中的具体论述。

把一种教条式的现成理论强加给读者，这是我最不希望做的事情。我一直主张让读者自己独立地作出判断。当然，我不可能把我的主要论点所涉及到的大量经验证据全部摊放在读者的眼前。但是，我已经尝试着尽量从有关学科的权威著作中引用充分翔实的例证。读者将会看到的绝非一个完备的文献索引，因为哪怕是这样一个目

录的书名都会远远超过我的规定篇幅。我不得不使自己满足于只引用那些让我最为感激的著作作者的论述，以及那些在我看来最具典型意义和最高哲学意义的例子。

我把这本书献给亨德尔 Charles W.Hendel，以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感激，感谢他以毫不懈怠的热情帮我准备这本书。同时，他还是第一个知道这本书的总体设想的人。没有他对本书主题的强烈兴趣以及他对作者本人的友善关心，我几乎不可能有勇气出版这本书。他多次阅读了手稿，而我总能从他那里得到批评性的建议。事实证明，这些建议对我有着莫大的帮助和价值。

然而，这个献辞不仅有一种个人上的意义，还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我还想把这本书献给耶鲁大学哲学系主任和研究生指导老师，以向哲学系表达我由衷的感谢。当我三年前来到耶鲁大学时，我很惊喜地发现了一个有着十分广阔的领域的合作契机。能与年轻的同事们在关于各种论题的研讨会上一一起工作，对我而言是一件有着特别意义的乐事和莫大的荣幸。的确，这是我漫长学术生涯中的一个新的经历，它十分有意思而且具有启发性。我会永远心怀感激地记起这些学术研讨会：其中一个是关于历史哲学的，第二个是关于科学哲学的，第三个则是关于知识论的。它们分别由亨德尔和 H.霍尔本，F.S.C.诺思罗普和 H.玛盖瑙、M.比尔兹利、F.菲奇以及 Ch.斯蒂文森主持。

在很大程度上，我必须把这本书看作是我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工作的成果。我愿借此机会向研究生院院长 E.弗尼斯 (Edgar S.Furniss) 表示感谢，感谢他在过去三年中为我提供了便利。我也同样衷心感谢我的学生们。我和他们讨论过本书所涉及的绝大多数问题。我相信，他们定会在本书中发现很多我们共同工作过的痕迹。

感谢耶鲁大学科研流动基金组织为我提供准备本书的研究专款。

恩斯特·卡西尔
于耶鲁大学



■

■

【译 序】

(001)

■

【作者序】

(006)

■

【第一部】

什么是人

(001)

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

(003)

理解人性的一条线索：符号

(022)

从动物的机械反应到人的能动反应

(026)

人类的时空

(035)

事实和理想

(049)

■

【第二部】

人和文化

(055)

人在人类文化中的定义

(057)

神话和宗教

(064)

语言

(097)

艺术

(126)

历史

(163)

科学

(201)

摘要和结论

(215)



■

■

■

【第一部】

什么是人

■

■

■



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

.....

—

人们普遍承认，认识自我是哲学探求的最高目标。在哲学各个流派的争论中，这个目标是统一并且不可动摇的：它就像哲学的阿基米德点¹，是所有思想的固定不变的中心。即便是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不能否认自我认识的必要性。怀疑论者拒绝相信关于事物性质的所有普遍原则，但这种怀疑只是为了拓展一条更新并更可靠的哲学探索方式。

在哲学史上，怀疑论通常只相当于一种坚定的人道主义。通过否认和摧毁外部世界的客观确定性，怀疑论者们希望把人类的一切思想重新引到对人类的自我认识这条轨道上来。他们宣称认识自我是自我实现的首要条件。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由，我们必须努力挣脱外部世界对我们的束缚。正如蒙田所说：“人类的最大任务就是学会成为自己的主人。”

1. 阿基米德点：Archimedean point。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这是力学中的阿基米德点。此处指的是哲学的基点或者切入点。

但是，即便是这种自省的解决方案也无法逃脱怀疑论者的怀疑。现代哲学建立在人类存在的不可否认这一原则的基础之上。然而，心理学的发展并不能证实这条笛卡尔的原理。当今，认识的基本趋势往往导向与此相反的道路。极少数现代心理学家会承认或者推荐一个内省的方法。

总体而言，他们告诉我们这种方法是十分危险的。他们深信，只有严格客观的行为主义的态度才是通往科学心理学的唯一途径，而连贯激进的行为主义则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可以让我们避免犯方法论上的错误，但是无法解决人类心理学上的所有问题。我们可以批评或者怀疑纯粹内省的观点，但我们无法压制或者消灭它。

没有内省，没有对感觉、情感、知觉、思想的直接意识，我们甚至都无法对人类心理学进行定义。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仅仅通过自省这条道路，我们永远无法实现对人的总体认识。

通过内省，我们只能了解人类生活中可以由个人经验了解的那很小的一部分，这种方法无法涵盖人文现象的整个领域。即便我们成功收集并组合所有的数据，我们仍然局限在一个贫乏、支离破碎的框架中—局限在残缺不全的人性躯干中而已。

亚里士多德宣称，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人性的一种基本倾向，这种倾向在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和反应中得到体现。人类感官生活的范围由它决定并充分体现这种倾向。

“人生来就充满了求知欲。我们乐于使用各种官能就是这样一种体现；除了其实用性的原因以外，人们热爱感官知觉本身。在各种官能中，视觉最受重视。我们为了行动而使用视觉，即便无需行动的时候，我们对视觉的热爱也超过对其他的官能的喜好。这是因为，我们必须依赖自身的官能、尤其是视觉来认识事物，并通过它们来发现事物之间的差别。”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知识论上的差别。前者在哲学上对人类感性生活做出如此的颂扬，这在后者的著作中是